

那年的海上中秋节

李志勇

每到中秋佳节,在海上生产的渔民就越忙碌。因为这时节,正是鱼汛的旺期,不论是取鱼还是小取抑或滩头作业,多是满载而归。遗憾的是,大家伙却错过了与家人欢聚中秋佳节的时机,只能在海上将着过一个说不热闹也热闹的八月十五。

不过,1978年的海上中秋节,我们却过得既热闹也过瘾。那一年,小平同志复出的重磅消息在坊间流传,消息灵通人士、上海知青武正风悄悄地告诉我,小平同志复出了,时代的春风到了,并建议在中秋节晚上搞一个文娱活动,以庆祝这一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

我说:“要得!我同你一起去找带队的大队领导,让他支持我们。”

大队领导张占海二话没说,就同意了我们的建议,“不过”,他关照说,“这事要做得稳妥一点,到时候由我出面,别让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抓住什么把柄,毁了你们的前程。”

“这家伙贼精,他可能通过某种渠道已经知道了小平同志复出的消息。”在回船的途中,武正风神秘地说。“他知道了更好,我们就更能理直气壮地把这次活动搞得热烈隆重一些。”我说。

中秋节的晚餐结束后,接到通知的人们三三两两地集中到1001号指挥船上,张书记说了几句开头话,要求大家不论是说的念的唱的还是做的都要干净有力新鲜积极,说完后晚会就正式开始了。“我就先献丑了。”1028号船老大钱克勤率先跳了出来,说要唱一首《卖汤圆》,“卖汤圆,卖汤圆,我的汤圆甜又甜……”唱着唱着就跑了调,惹得十来条船上的百十号人哄堂大笑。“还是看我的吧。”1024号船船长王正太从人群中站了起来,“我给大家献上

一首歌。”说完就亮开嗓门吼了起来:“边疆的泉水甜又甜,边疆……”这第二句还没吼出来,一阵大风呛得他咳嗽哄哄,不得不退出“竞技场”。

“中秋节,我应该猜点灯谜,那些歌有的都老掉牙了,张书记不是说节日要新鲜一点吗,我就来个新鲜的灯谜,猜上了,我认罚。”1027号船老大张志雷在人群中高声嚷着。

“罚什么?”船面上一条腔地问道。“罚喝酒,咋样?”紧接着还没等大家反应过来他就说:“什么鱼青面獠牙?什么鱼阿弥陀佛?什么鱼力拔山兮?什么鱼尾巴带刺?”

船面上出现了短时间的沉寂,张志雷有点得意。“我来吧!猜错了张老大罚我什么我都认;猜对了,我罚张老大什么他也必须认。”1023号船二老大黄志成挤到前面,说:“海里的带鱼青面獠牙,圆圆的鳊鱼(性温和,籽有毒)阿弥陀佛,洋里的鲸鱼力拔山兮,海里的黄尾巴带刺。”

“对对对!”近百号人齐声呐喊:“张老大,罚!张老大,罚!”

“别忙别忙,我这还有哩;什么鱼的头什么鱼的尾?什么鱼的肚皮什么鱼的嘴?”

“我来!”1029号船炊事员常金宝喊了起来:“鲔鱼头马鲛尾,鲫鱼肚皮鳊鱼嘴。”

“啥意思?”张志雷紧跟不舍。

“好吃呗!”常金宝对答如流。

“哈哈!”“罚罚罚!”呐喊声惊天动地。

“好,我罚我罚!”张志雷从裤兜里摸出一瓶二两五装的洋河大曲,拧开封皮,咬掉塞子,一仰脖子,咕咚咕咚就下

了肚。

“这家伙,就好个酒,罚喝酒,不正好对他的心路吗?”大伙儿笑得上了张志雷的当,一个个笑得前仰后合。

“我来吧,咱搞点有些深度的,张老大那玩意儿能蒙得住谁?”曾读过初中二年级后回家贫组学的王志平挤到前面说:“我出个字谜,大伙猜猜看:一点一横长,口子在中间,大口嘴一张,小口掉下茅厕坑。”说完用眼眯了眯1027号船二老生长高生。

这高长生亦不是等闲之人,他也是初中生,也是大乌贼产仔——一肚子墨水,这“上将”之才,岂容他人捉弄?只要同王志平在一起,两人非掐个你死我活不可。

“既然志平点将,我就来试试。”高长生站了起来,“这个字叫‘高’。我本来不想为难志平,是他主动跳出来挑衅我的,我只能自卫反击,如果说他吃了亏,那他也只好自认倒霉。”

“那最后一句原本是‘大口嘴一张,小口掉下江’,可这家伙偏偏把它改为‘掉下茅厕坑’,大伙说他该不该罚?”高长生煽动性的发言有理有据,逼得王志平不得不认罚。就在浪尖上,就在这跳动的浪尖上,一百多号渔民们共同过了个欢欢喜喜踏踏实实雅俗共赏的中秋节。

“兄弟们,今天的中秋晚会热闹不热闹啊?”

“热闹!”大伙一条腔地应道。

“还有一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大伙要不要听啊?”

“要!”

“好,那我就告诉大家!”张书记的嗓音陡然高了八拍:

“同志们,小平同志复出了,我们的春天到来了!”

没等张书记的话说完,雷鸣般的掌声立马响彻了海疆,经久不息。

在月饼和桂花的芳香中,中秋节从岁月之河款款而来……

也许是久居他乡的缘故,每逢中秋佳节,我都会倍加思念家乡,思念母亲,怀念小时候一家人围坐在一起享受团圆的时光,那其乐融融的场景,那自制月饼的醇香,至今仍让人回味无穷。

中秋节那天,母亲和姐姐在厨房里忙碌了整整一下午,团圆晚饭后,母亲便拿出自制的月饼让全家人品尝。看着土里土气的月饼,我和弟弟把嘴喷得老高:“这月饼是月饼呀,同学们家的都是从食品厂买的,只有我们家自己做!”母亲笑着拍了拍我们的小平头说:“你们别嫌它难看呀,先尝尝味道怎么样。”我便拿起一个月饼仔细端详,只见外面包裹着一层喷香喷香的面皮,上面还有漂亮的图案。我先掰下一小块,用嘴咬了舔了舔,一股浓浓的香气直扑口鼻。我和弟弟迫不及待地狼吞虎咽吃起来,母亲在一旁笑得满面春风:“莫急,莫急,小心噎着……”

吃罢月饼和水果,皎洁的月亮已悬在高空,邻居们都搬来桌子和凳子,准备在院子里赏月边开“音乐会”,欢声笑语此起彼伏。男人们抽着纸烟,听着收音机,摇头晃脑地哼着小曲。女人们摇着蒲扇,谈论着谁家的菜做得更香,谁家的孩子长得更可爱。孩子们吃着花生、嗑着瓜子、嚼着冬瓜条,不时围着大人追打嬉闹,不时跟小伙伴们捉迷藏,玩累了便就着月光,蹲在地上看昆虫玩“过家家”,只见昆虫们用长长的触角拖着泥巴转圈,一眨眼工夫,一堆泥巴就被滚成一个小小泥球,甚为有趣。

院子里不时有萤火虫成群结队“打着灯笼”穿梭游行,好像在为孩子们引路,又像在开一场灯火盛宴;蟋蟀不知躲在哪里角落“弹唱”,琴声悠扬,婉转,响彻夜空的每一个角落;一些叫不出名字的小虫儿在花间草丛飞来飞去,发出嗡嗡的声响。

夜深了,我就躺在老屋门口的青石板上,伴着繁星、月亮、晚风,听奶奶讲那些凄美的神话故事:嫦娥奔月、吴刚伐桂、后羿射日、女娲补天、天狗食月……也就是从那时起,我才知道遥远的月宫里住着一位美丽善良的嫦娥仙子,还有一座金碧辉煌却凄凉寒冷的广寒宫,更有一颗千年飘香的桂花树以及可爱的玉兔、金蟾……故事讲完后,奶奶一边慢慢地摇着蒲扇,一边有节奏地轻轻拍着我的后背,一边眯着眼睛望着天上皎洁的明月,动情地喃喃自语:“今晚的月亮可真真真大呀!”我很快便沉入了甜美的梦乡。

时光荏苒,由于种种原因,我已多年没回老家过中秋节了。团圆是中秋节最好的礼物,让内心充满着温暖与期待,无论多忙,今年中秋节我一定要回老家,望母亲在天有灵,为您过个隆重的120岁生日。

生活是我们自己的事

邱玲娜

早上刚到班就接到妈妈的电话,问我上班有没有迟到。刚挂完电话,微信又嘀嘀地响了几下,打开一看,有好几条未读信息,先生的、同学的、好友的,“出发了吗?这个点再不走就真迟到了啊。”“送孩子上学不能开车,堵在里面出不来。”“你是强势力,加油!”

一一回复后,我心想不就是自己带孩子,我都三十好几的人了,至于让大家这么不放心嘛。其实也不怪大家担心,我是生活“白痴”,用我妈的话我是油瓶倒了也不知道扶的那种人,上学的时候他们让我只管读书,家务活什么都不用干,成家有了孩子后公婆过来照顾,家里也都安排地好好的。每次回娘家,我妈做菜的时候总喊我去看,说我以后孩子大了也是要做婆婆的,要学着点。然而我总说这有什么的,不还有孩他爸呢嘛,毕竟就我们俩在家的话也是他做,他嫌我做事情,我切菜的功夫人家已经把饭菜做完了。我妈看我这样,就一副恨铁不成钢的表情,担心我会把自己和儿子饿死。好吧,我承认一下子生活节奏变得紧张有点不太适应,甚至前一晚已经预约好了做饭的时间,担心锅罢工和睡过点,半夜醒了好几次,好在忙中并未出错,孩子好好地送到了学校,我还提前十分钟到班。

公婆想回老家不是一两天了。先生是东北人,老家的新房刚拿到手公婆就来给我们带孩子,很少回去,房子返潮,涂料脱皮,原本他们打算趁暑期一起带孩子回去,又退到南京、扬州等地出现了疫情,怕往返隔离影响孩子上学。儿子已经八周岁,是二年级的小学生了。看二老思家心切,我们一合计决定让他们回去住一段时间,给孩子报了学校的延时服务,午饭、晚饭都在学校吃,我们晚上下班正好赶得上去接,只不过早上时间紧张些,要早起送孩子上学。然而我觉得这不算什么,上中学的时候天天早上四五点钟起床,晚上十二点以后睡觉也都过来了,再辛苦也没那个时候辛苦,再说周围也有许多同事自己带孩子,别人能带我们为什么不呢?

想法如此,现实毕竟是现实,早晚的节奏也确实紧张多了,早上六点半醒来,晚上九点半哄孩子入睡,再起来给他收拾书包,准备第二天的早饭、洗衣等等,上床已经十一点开外了,我又有些睡不着书的习惯,翻上几页就到了十二点。刚开始觉得有些吃不消,可身体劳累,心却充实了,才觉得这日子是给自己过的,家也才真的像个家,有了柴米油盐烟火气,有了更多牵绊和交流,当然之前也是家,只是习惯了端起碗就吃饭,躺下床就睡觉,有种去食堂和宾馆的错觉,又觉得和上大学时候无异。现在想来,这生活本就是自己的,只不过我们习惯了被照顾,自己不让自己长大,可人活一世,每个人都是不可替代的个体,都有自己独立的人生,没有谁有义务必须对他人的人生负责,毕竟我们的父母也有他们想要的日子,想要的人生。然而承担责任就意味着放弃追求吗?我不觉得,一个人倘若没了梦想和爱好,和咸鱼有什么区别?柴米油盐酱醋茶,琴棋书画诗酒花为什么不可兼而有之呢?

生活是门大学问,如何过是我们自己的事,然而生命只有一次,不管怎样,我们都该朝着有意义有价值的方向前进,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好、更成熟、更有魅力,毕竟生活是我们自己的!

圆梦

孙万楼

党耀光辉始红船,百年梦想今朝圆。
美好前景新征程,千秋伟业定凯旋。

“咏”菊

屈文俊

秋末绽馨香,七彩耀日光。
冬风融蕊蕊,丹鹤舞坚强。

菊韵悠悠,你的影子剪不断

姜建国

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其实,一年之中最好的景致当是菊花盛放时。本来,到了深秋季节,秋风秋雨,疏雨滴梧桐,骤雨打芭蕉,只“留得残荷听雨声”的凄凉了。菊花的盛开,犹如行到水穷处,陡增了一段明媚与温柔,让人顿消了“暮红李白肠断时”的惆怅。深秋,曾经万紫千红的大自然都与“韶光共憔悴”了,“百花杀”的萧瑟凄惨笼罩在苍穹之下,菊花带着高雅傲霜的孤标亮节,“凌寒独自开”,好一派“正直深厚之气,清逸冲穆之光,自昭彰而不容掩”。丰满了一个季节的风姿,牵动着无数人的情愫。它虽没有兰草的千古幽芳,莲花的出泥不染,但有疾风劲草的坚韧,烈火真金的从容。元稹说,不是花中偏爱菊,此花开尽更无花。她在清寒中养就神清骨秀,她在冷落中妆一季风景,她在萧瑟中拥春天的笑容。与菊花对视,让人有阳光似的豪情,顿时驱散了落寞阴影的寒冷,辗转尘埃的疲惫。菊花,不择地域,无论贫贱,不美皇家园林,不与众芳争艳,随遇而安,自主开放。道路旁、篱笆下、廊沿外,甚至溪头边,都有她的亮丽倩影。在深秋季节,拌开灰色之味的的生活尘埃,伴着一束阳光的倾泻,一湖秋水的静溢,去欣赏一片菊海,足以让人感受她绵长秋意的苦心孤诣,这不是夸张!试问,有谁能在这个季节,以红于二月花的鲜艳,夺目堂立?无怪乎早于三千年前的《周礼》就有“鸿雁来宾,鞠有黄华”的自傲。自古以来,多少文人“为爱名花抵死狂”,对菊花的钟爱断难释怀,甚至将菊花人格化,喻之为眉目清冷的美人坯子,进而投其品格,倾心交好,携之为友,待之如宾。陶渊明爱菊,奉之为仙,吟出了“芳菊开林扉,青松冠岩列。怀此贞秀姿,卓为霜下杰”的古佳句,他与菊花物我互融,心与道冥,固守寒庐,恬静自适。陶渊明是否醉心品菊,史无记载,故无从查考,我主观臆想,陶渊明一定是倾情于品菊的手,必然会深深感知菊韵的、清、幽、香之奥,且潜怀深情,那观之若松风竹雨、涧清流波,雅趣悠然的菊花,品之则深悟其内蕴,一杯在手,花与目合,目与意和,于深情中品出菊花不畏严寒的坚毅,挺然不俗的风骨,不与百花争春的淡泊。“一种浓华别样妆,留连春色到秋光。解将天上千年艳,翻作人间九月黄。”似乎这菊花来自天庭,夹带神异,身怀奇功。一抹金黄,足以散淡蝉蛩凄切的悲哀,枯藤老树的苍凉,簇拥一个新鲜不老的季节。

菊花的品种具有极大的多样性,在现代科技的作用下,人们运用杂交,甚至属间杂交的办法,来获取菊花的新性状,并通过返交、互交等性过程来获得新性状的分离。这样如此反复的遗传重组和性状分离,新性状就越来越多,甚至对其生长时节、生长期、花期都有改变的可能。

由此可见,当年黄巢想做青帝,从而试图改变菊花生长期季节的宿愿,于今看来,是可以轻易实现的,更让人们引发思考的是,当年欧阳修与王安石关于菊花的争论,苏东坡与王安石关于菊花的争论,于今看来,都是幼稚或可笑的。

“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采菊是古代文人的一种旧俗,缘于文人们对菊花的偏爱。从种菊到采菊,从赏菊到品菊,千百年来,承载了文人们多少精神寄托和情感皈依。四书五经中,轻易就能找到她的踪影,在诗人词客的枕边梦里,文人雅士交错的杯盏中,都能闻出它细细的花语、冉冉的芬芳。

曾经听过周杰伦的一首《菊花台》,令人忧伤憔悴,泪眼凄凄,是谁将菊花谱成歌曲,注入忧伤,黯了明月,瘦了幽梦,让人眉头紧蹙?凝眸菊花,“独坐黄昏谁是伴”的感伤顷刻涌上心头,“谁言五柳独钟情”、“自古文人咏到今”,傲立深冬见菊香,人共赏花醉夕阳。菊影盈心,荡气回肠。古今文人墨客常寄情于此花,言志抒怀。“又是一年菊绽放,风中傲骨增秋光”,“直把秋菊作知己,满腔情怀惟菊知。”“举不尽的菊花诗,诉不完的秋离曲。赏菊花,看人生,怯懂菊花,看破沉浮,进无忧,退无虑,个中滋味耐人玩味,散淡地徜徉于花浪翻滚的菊海中,直觉天地之气贯注心胸,神清气爽。”

菊花对人类的博爱之情,她跨越贫贱,触摸中国大地的底层神经。她从上古走来,穿越时空,在《诗经》中萌生,在唐诗宋词的沃土中成长,在明清及以后的名篇佳作中绽放。菊花早已成了一个生命力旺盛的文学符号和精神图腾,早已走进了人类的心灵深处,并融入到血脉之中。菊韵悠悠,菊魂入梦,你的影子剪不断!



蝶影如花 王万舜 摄

我的家乡

赵祥新

我的家乡在四明镇东北部,开明村,三面环射阳河。和大多数农村孩子一样,这里有我顽皮的身影、挚爱的亲人、童年的记忆。我深爱着这片土地,它是我生命中的第一块乐园,记载着我的人生轨迹,见证了成长,蕴藏着我的记忆,寄托着我的快乐与哀思。

家乡是我魂牵梦绕的思念,原来我的根就在那里。祖祖辈辈一直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唯有着农的辛勤。一年到头,也就落个温饱,虽然日子过得苦,但活得通透。小时候除了上学,就是跟着父母下地,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农活,夏收秋种,割麦收豆。干一次活回来,全身上下都是土,饥寒困顿,顾不得换衣盥洗,吃上几口饭,倒头就睡。第二天天不亮,家人就开始新一天的劳作。就这样,全家人忙活了半个月,黑水汗流的,才能将几亩地的麦子归仓。我的家里劳动力少,农忙的时候,左右邻居就来帮帮忙,搭搭手。他们也不求回报,忙完后,摆摆手就各自回家,忙自家的农活了,在长期战天斗地的劳作中,勤劳、坚韧、善良、协作,已经融入祖辈的血脉深处,成为一笔厚重的精神财富。

家乡历来重视教育。因为,对农村孩子来说,土里刨食,只能解决温饱问题。要想改变命运,唯有好好读书,考大学,进城,吃公家饭。打小,父母就不厌其烦地告诉我这个道理。知识确实改变了我的命运。我13岁那年,因为学业而离开这一片土地,考入陈洋中学。当时我是全村唯一的一个被陈洋中学录取的,并在陈中读完初、高中。十年寒窗,冷暖自知;一朝随愿,喜不自胜。在自己看来,这不仅是对个人付出的最好回报,更是对父母的最大孝敬。大学毕业后,我走出农村,成了一名人民教师,在城里落了地,扎了根,成家立业,成为一个城里人。尽管一步一个脚印

致敬最可爱的人

周军国

今年8月份,河南部分地区遭遇洪涝灾害,为了保护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我英勇的人民子弟兵再次冲到了抢险救灾的最前沿,受到了群众的衷心拥护。

看了河南数万群众自发汇聚在解放军浩荡车队的缓缓经过的市区马路两旁,饱含热泪挥舞红旗、横幅标语,送别圆满完成抗洪抢险任务的中部战区某部指战员凯旋军营的暖心视频,“感谢亲人解放军!”“洪水无情人有情,军民一心连民心!”“向英雄的人民解放军致敬!”……呼喊声不绝于耳,响彻云霄。车队渐行渐远,送别的群众依依不舍挥手送别亲人。挥手、相拥、敬礼、泪水、献花、话别!一幕幕动人的场景,仿佛峥嵘岁月军民鱼水情深、难分难舍的历史画面再现。

此情此景,令人心潮澎湃,感慨万千。亲人解放军,你们辛苦了!你们是我们最可爱的人!是你们手挽手、肩并肩,

义无反顾地冲向抗洪第一线;是你们用血肉之躯,冒着生命危险,在急流狂涛中筑起阻断洪峰肆虐的铁壁铜墙;是你们用擎天的力量,以撼天动地的“人在堤坝在,不胜洪水誓不还”的英雄气概和磅礴之举,与人民群众一起,同心协力,打响了一场抗洪抢险、气壮山河的人民战争,书写了军民合力、战天斗地的时代新篇章!

感恩党的英明引领,得益四面八方驰援,军民合力而为,终于克服了重重困难,堵住了撕裂的决口,修复了溃塌的坝体。人民的生命财产保住了,转危为安!人们的脸上露出了忘却疲惫、劫后重生的笑容。我们战胜了这场百年一遇的特大洪水。“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伟大的、英雄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与山河同在,与日月同辉!